

贾平凹 著



大翮扶风

六棵樹 在女兒婚禮上的講話 秦腔

喝酒 祭父 我不是個好兒子 丑石 月迹

一棵小桃樹 靜虛村記 風雨

走三邊 商州初錄

商州又錄 商州再錄 荒野地 人病 閑人

好讀書 辭宴書 生活的一種

關於女人 關於父子

哭三毛 再哭三毛 晚雨 紅狐 讀張愛玲 《馬迎春詩集》序

看人 吃煙 听來的故事 小楚 朋友

龍年說龍 蒼蠅 游了一回龍門 進山東 通渭人家

靈山寺 我有了個獅子軍 大唐芙蓉園記 四月三十日游青城后山

《卧虎》說 四十歲說 《廢都》后記 《秦腔》后記

大家散文系列丛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平四書



大翻杖風

贾平凹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贾平凹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翻扶风 / 贾平凹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205-06490-7

I. 大… II. 贾…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072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5mm × 230mm

印 张: $19\frac{3}{4}$

插 页: 17

字 数: 304 千字

印 数: 1-10,000

出版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一秀

特约编辑: 鲁 风

封面设计: 谭慧丽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耿 君

书 号: ISBN 978-7-205-06490-7

定 价: 32.00 元



作者近照 (郑文华 摄)



天鹅

序

文人的情怀、趣味与文化信念

孟繁华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有两副身手，能将小说和散文都写得好的作家有很多。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拨作家中，张承志、史铁生、张炜、韩少功、铁凝、王安忆等就都各怀绝技，身手不凡，他们的小说和散文几乎是齐名的。但说起他们，每个人首先想到的还是小说家，这是小说的地位决定的。散文在今天不是主流文体的看法不管正确与否，其没有被宣告的共识应该大体不谬，这对散文来说是不公平的。话又说回来，面对电视剧等大众文化来说，小说的“委屈”又到哪里去诉说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风尚，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白话小说、现代白话文学以及影像文化。各领风骚几百年，现如今也就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就不错了。但散文肯定是个迷人的文体，不然就不会有这样多的作家写了那么多的散文。散文又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文体。在所有的文体中，散文应该是最古老的之一。从先秦开始至今不衰，男女老幼皆可为之，但文章一出，高下立判。所以散文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文体，能写出好散文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贾平凹的散文写作几乎是与小说同时开始的，至今仍在被各大出版社争相出版印刷，足见其散文在读者心目中被欢迎的程度。在文学界，从孙犁先生开始一直到学院批评家，贾平凹的散文始终是被研究和关注的对象。因此，说贾平凹的散文雅俗共赏虽然是陈词滥调但决不是溢美之词。在我看来，贾平凹的散文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与他散文中流淌或渗透的文化传统有关，而且是偏向于中国文化传统一路。说到“传统”，又是一个大词，“传统”几乎是一个没有可能说得清楚的命题。但我非常同意王富仁先生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现在理解的文化传统，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现代文化、西方翻译

文化合流或被整合后形成的一种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传统一直是变化的而不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说贾平凹的散文流淌或渗透着文化传统就不会有太大疑义了。但这又等于什么也没说,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都被贾平凹继承了既没有可能也不是事实。我要说的是,贾平凹散文中流淌或渗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中国文化传统,但那又是经过现代文化和西方近代以来文化熏染影响的一种文化。在贾平凹散文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国文人的情怀、趣味和文化信念。

说到“文人”,历来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当文人被赞美时,是“千古文人侠客梦”、“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是“琴心剑胆”、“感时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当文人被毁誉时,是“文人相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有弹性的,既进退有余又居处不定:达可兼济天下,穷可独善其身;但又居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传统文人的这种禀赋性格,也深刻影响了现代政治家对这一阶层的评价。中国现代主流文化对文人或知识分子历来没有好脸色。也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整肃、批判、检讨才成为又一种传统。但人能够被改造吗?或者说一种传统能够被改造吗?大概不能。

在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之前,中国舞文弄墨的人被称为“文人”。文人就是现在的文化人。幕僚、乡绅等虽然也有文化,也可能会有某些文人的习性,但他们的身份规约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他们还不能被称为文人。就像现在的官员、公务员、律师、工程师、教师等,虽然也有文化,但他们是政治家或专业工作者,也不能称其为文人。在传统中国,“文人”既是一个边缘群体、特殊的阶层,也是一个最为自由的群体。他们恃才傲世,放浪不羁,漠视功名,纵酒狎妓等无所不为。这种行为方式和价值观都反映在历代文人的诗文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传统被主流文化所不齿,它的陈腐性也为激进的现代革命所不容。因此,文学中的传统“文人”气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彻底中断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的贾平凹的《废都》、王家达的《所谓作家》、张者的《桃李》、莫怀威的《经典关系》等,使我们又有机会领略了“文人”的气息。庄之蝶和胡然虽然是现代文人,但他们的趣味、向往和生活方式都有鲜明的传统文人的印记。他们虽然是作家,

也有社会身份，但他们举手投足都有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某种“味道”：他们有家室，但身边不乏女人；生活很优裕，但仍喜欢钱财；他们谈诗论画才华横溢，但也或颓唐纵酒或率性而为，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但那终是小说，是虚构的文本，是不能与叙事者对号入座的。

散文与小说又有不同，不能虚构不能先锋，很难在形式上创新；无论抒情记事明理哲思，无论是书写外部世界还是内心世界，都须是作家真实的感受、真实的体会。因此，散文在本质上应该是向内的。“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是指文人向外时治国平天下或面对政治的毫无兴趣或无为无措。修齐治平是志向也是价值目标，成事了就是官僚或政治家，成不了事或后来潦倒的，也只有抒情记事闲云野鹤一路了。后来有“文化大散文”一说，但文学界似乎不大认同，原因是那向外的宏大叙事不那么真实，也有卖弄之嫌。文人一卖弄就酸腐，看热闹的认为有学问，看门道的就不以为然了。贾平凹的散文没有这样的毛病，他的语言畅达无碍，但又不是言志诗文那般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他的散文是乡间溪流，虽有波澜但不突兀，他不是靠荡气回肠百转千回攫取人心，而是如绵绵细雨润物无声。这与他关注的事物、选取的题材有关。不仅这本《大翻扶风》，包括他所有的散文，书写的都是日常生活寻常事，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耳熟能详的事物。比如自然景物、风土风情、家人邻里、故乡佚事、亲朋好友、山水游记、书里书外等等。在这些寻常事物中贾平凹书写着自己的情怀，这个情怀是人间情怀，虽然没有日月经天般的高远，却表达了他对生活真切的热爱。比如他记述家乡的《六棵树》，写看香椿叶子实则看人家年轻媳妇的男人们；写把秦腔和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馍一起看成是“共产主义五大要素”的农民；写自己曾经惧怕、后来可以“借酒”聊天开导自己的父亲……如此这般家长里短，但这就是生活，在这多少有些琐屑的生活里，我们读到的是作家对人间烟火的关注和留意。事实上，越是我们熟悉的生活可能书写起来越困难，就像画鬼容易画人难一样。

文人的趣味无论高雅或是低俗，在文字中是不能掩藏的。当下的生活热闹又苍白，丰艳而空洞，说是红尘滚滚灯红酒绿并不夸张。时下有个流行很久的词——“应酬”，什么意思呢？是“应付酬谢”！无论什么事情一要应付便趣味全无。作为名人的贾平凹遇到的“应酬”是可以想象的。在《辞宴书》中可见一斑。“饭局”是“应酬”最常见的形式，但和什么人吃饭、说什么话、

乘什么交通工具、怎样排座次、什么时间开席、如何敬酒、如何笑、如何听人谈话凡此种种，能把人生累死。当然不能说拒绝了“饭局”就高雅了，但作者向往的“一壶酒、两个人、三碗饭、四盘菜，十分钟吃一顿”的快意是大可意会的。当年读陈建功的散文《涮庐闲话》大抵也是这种境界，虽然不抵周作人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的尘梦”来得雅致，但意味却没有二致。于是在《生活的一种》中，我们看到了贾氏院要栽柳、饮酒备小盅、出游踏无名山水、读闲杂书籍的生活理想。但在残墙补远山、水盆盛太阳的冥想中似乎也看到了陶潜桃花源梦幻的若隐若现。

贾平凹的散文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写人的一些文字，有趣，有神韵，三言两语一个人就活脱脱地出来了。我觉得这与贾平凹有写小说的本事有关。很多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他是用小说的方法在写散文中的人。《屠夫刘川海》，一个杀猪的屠夫，人朴实本色，但专对男女之事兴味盎然，一个专注这等事情的人与屠夫的身份也就相符了。《闲人》我认为是一名篇。

闲人总是笑笑的。“喂，哥们！”他一跳一跃地迈雀步过来了，还趿着鞋，光身子穿一件褂子，也不扣，或者是正儿八经的西服领带——总之，他们在着装上走极端，但却要表现一种风度。他们看不起黑呢中山服里的衬衣很脏的人，耻笑西服的纽扣紧扣却穿一双布鞋的人。但他们戴起了鸭舌帽，许多学者从此便不戴了，他们将墨镜挂在衣扣上，许多演员从此便不挂了——“几时不见哥们了，能请吃一顿吗？”喊着要吃，却没乞相，扔过来的是一棵高档的烟。弹一棵自个吸了，开始说某某熟人活得太累，脸始终是思考状，好像杞人忧天，又取笑某某熟人见面总是老人还好、孩子还乖？末了就谈论天气，那一棵烟在说话的嘴上左右移动，间或喷出一个极大的烟圈，而拖鞋里的小拇指头一开一合地动。

虽是散文，但“闲人”的形象和盘托出生动无比。闲人作为一个阶层自古有之，但贾平凹对闲人却有很高的评价。这大概也是他心向往之的一种境界或状态吧。其他像《关于女人》、《看人》、《朋友》、《石头沟里一位复退军

人》《摸鱼捉鳖的人》等，将各色人等都写得活龙活现惟妙惟肖。这种功夫里隐含着贾平凹乐观、幽默和善意的会心。这就是文人的趣味。读现代散文，我们常为丰子恺、梁遇春、梁实秋、聂绀弩、林语堂等的幽默所感染。一个有趣味的作家才能写出有趣味的散文。

说到文化信念，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奢侈的词汇。但在贾平凹并未刻意的言说中，文化信念一直贯穿其行文之间。文化信念经院式的解释是：指将文化的基本原理和教条、信条，升华为一种信念，人类将文化信念当成自己最基础、最现实的信仰；文化信念超越人对科学理性的崇拜和对神明的敬畏；文化信念是个人信仰观的核心组成部分。说得简明些，就是人所坚持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这些观念是不能出让、无须讨论、不能妥协的尺度。比如《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这大概是贾平凹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讲话”之一，因为发表“讲话”意味着“资格”。作为作家名声再大也是不适于发表“讲话”的，好在这是在女儿婚礼上，是自己家的事情，作为家长在这样的场合是都可以或必须发表“讲话”的。作为家长的贾平凹主要讲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当然远不及“三个代表”重要，但它却在一个庄重的场合表达了一个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信念：

第一句，是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话，仍是一句老话：“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心系一处。”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你们自己的婚姻。

作为家长的贾平凹用的都是“老话”，这不是照抄照搬图省事，这既是经验也是文化信念，既“政治正确”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因此，说贾平凹作为一个现代文人，主要坚持中国文化传统一路并非是空穴来风。

书中还收录了《废都》和《秦腔》后记。我认为这是贾平凹至今最重要的两部小说，也是奠定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地位的作品。《秦腔》已获“茅盾文

学奖”，有了公论这里不再赘言。但无论1993年前后《废都》遭遇了怎样的批评，他个人遭遇了怎样的磨难，都不能改变这部作品的重要性。我当年也参与过对《废都》的“讨伐”，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当年是批评错了，那种道德化的激愤与文学并没有多少关系。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下，可能任何一部与道德有关的作品都会被关注，但《废都》的全部丰富性并不只停留于道德的维度上。今天重读《废都》后记，确有百感交集的感慨。

如果说贾平凹的小说隐含着他对“国事家事天下事”关怀或忧患的话，那么他的散文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的从容澹定。小说经过百年历史的经营塑造，担负的东西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复杂。不堪重负的小说如果不和国家民族建立关系，笃定是末流，这是否就是小说的正途？我不敢妄下断语。但散文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不断建构，反倒越来越松弛，除了“文化大散文”之外，散文与生活建立的联系，或者它的人间烟火味道已弥漫四方。在贾平凹的散文里，我们可以读到拒绝、读到心仪、读到由衷的喜悦和忧伤。这些发自内心的体会和平实的语言方式，就是贾平凹的散文能够传之久远的最后秘密。

遵平凹先生和出版社之嘱，说了上面的话，权当序言。

2008年11月30日于沈阳师大寓所

目 录

序 文人的情怀、趣味与文化信念（孟繁华）

- 六棵树 1
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 8
秦 腔 10
喝 酒 16
祭 父 19
我不是个好儿子 27
丑 石 31
月 迹 33
一棵小桃树 36
静虚村记 39
风 雨 42
走三边 44
商州初录 52
商州又录 137
商州再录 150
荒野地 202
人 病 204
闲 人 209
好读书 213
辞宴书 215
生活的一种 217
—— 答友人书

- 关于女人 219
关于父子 223
哭三毛 227
再哭三毛 230
 附：三毛致贾平凹的信
晚 雨 235
红 狐 237
读张爱玲 241
《马迎春诗集》序 243
 ——致友人信
看 人 246
吃 烟 252
吃 面 253
听来的故事 255
小 楚 256
朋 友 258
龙年说龙 261
苍 蝇 264
游了一回龙门 267
进山东 270
通渭人家 274
灵山寺 280
我有了个狮子军 283
大唐芙蓉园记 286
四月三十日游青城后山 288
“卧虎”说 289
四十岁说 291
《废都》后记 294
《秦腔》后记 301

六棵树

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我们村在商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大约有四十多种树。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一条一级公路穿过，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又接着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我们村子的地盘就不断地被占用。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而毁去的树，尤其是那些唯一树种的，便再也没有了，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那些上辈人使用的那些农具，三十多年里就都消绝了。在巷道口我碰到了一群孩子，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问：知道你爷的名字吗？一半回答是知道的，一半回答不知道。再问：知道你老爷的名字吗？几乎都回答不上来。咳，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老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们已不晓得村子里的四十多种树只剩下了二十多种，再也见不上栒树、榭树、棠棣、栎、桧、柞和银杏木、白皮松，更没见过纺线车、鞋耙子、捞兜、牛笼嘴、曳绳、槌枷、檐簸子。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老虎是什么，熊是什么，黄羊和狐狸是什么，父亲就说不上来，一脸的尴尬和茫然。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

现在，我先要记的是六棵树。

皂角树。我们从村子分涧上涧下，这棵皂角树就长在涧沿上。树不是很大，似乎老长不大，斜着往涧外，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涧根的泉里。这眼泉用石板箍成三个池子，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下边的池子洗衣服。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里玩，娘在那里洗衣服，倒上些草木灰，揉搓一阵子了，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

的小虾游来游去，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祛衣服上的垢痂。我就恨我的胳膊短，拿了石子往上掷，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但打不中，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秃子便端个碗蹣在门口了。

皂角树是属于秃子家的，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那年月，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皂角可以卖钱，五分钱一斤。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不让人爬上去，但野枣棘很快被谁放火烧了，秃子又在树身上抹屎，臭味在泉边都能闻见，村人一片骂声，秃子才把屎擦了。他在夹皂角的时候，好多人远远站着看，盼望他立脚不稳，从涧上摔下去。他家的狗就是从涧上摔下去过，摔成了跛子，而且从此成了亮鞭。亮鞭非常难看，后腿间吊着那个东西。大家都说秃子也是个亮鞭，所以他已经三十四五了，就是没人给他提亲。

秃子四十一岁上，去深山换包谷，我们那儿产米，二三月就拿了米去深山换包谷，一斤米能换二斤包谷，秃子就认识了那里一个寡妇。寡妇有一个娃，寡妇带着娃就来到了他家。那寡妇后来给人说：他哄了我，说顿顿吃米饭哩，一年到头却喝米角粥！

但秃子从此头上一一年四季都戴个帽子，村里传出，那寡妇晚上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邻居还听到了，寡妇在高潮时就喊：卫东，卫东！村人问过寡妇的儿子：卫东是谁？儿子说是他爹，他爹打猎时火枪炸了，把他爹炸死了。大家就嘲笑秃子，夜夜替卫东干活哩。秃子说：替谁干都行，只要我在干着。

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可那女人大方，摘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她不言语，站在涧上就扔下两个皂角。秃子为此和女人吵，但女人有了威信，大家叫她的时候，开始说：喂，秃子的媳妇！

秃子的媳妇却害病死了，害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有一年夏天我回去，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已经是半夜了，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我说：谁哭哩？大家说：秃子又想媳妇了。

又过了两年，我再一次回去，发觉皂角树没了，问村人，村人说：砍了。二婶告诉我，秃子死了媳妇后，和媳妇的那个儿子合不来，儿子出外再没有音讯，秃子一下子衰老了，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岁，他不戴帽子了，

头上的疤红得像烧过的柿子，一天夜里就吊死在皂角树上，皂角落得泉边到处都是。这皂角树在涧上，村人来打水或洗衣服就容易想起秃子吊死的样子，便把皂角树砍了。

药树。药树在法性寺后的土崖上，寺殿的大梁上写着清康熙初年重建，药树最少在这里长了三百年。我记事起，法性寺里就没有和尚，是村小学校，铃声是敲那口铁铸的钟，每每钟声悠长，我就感觉是从药树上发出来的。药树特别粗，从土崖上斜着往空中长，树皮一片一片像鳞甲，村人称作龙树。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发现煤，柴火紧张，大一点的孩子常常爬上树去扳干枯了的枝条，我爬不上去，但夜里一起风，第二天早晨我就往树下跑，希望树上的那个鸟巢能掉下来。鸟巢是可以做几顿饭的。

药树几乎是我们村的象征，人要问：你是哪儿的？我们说：棣花的。问：棣花哪个村？我们说：药树底下的。

我在寺里读了六年书，每天早晨上操听完校长训话，我抬头就看到药树。记得一次校长训话突然就提到了药树，说早年陕南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有个共产党员受伤后在寺里养伤住了三年，解放后当了三年专员，因为寺里风水好，有这棵龙树。校长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也成龙变凤。母亲对我希望很大，大年初一早上总是让我去药树下烧香磕头，她说：你要给我考大学！

但是，我连初中还没有读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辍学务农，那时我十四岁。

我回到村里，法性寺小学也没了师生，驻扎了当地很大的一个造反派的指挥部。我们从此没有安宁过，经常是县城过来的另一个造反派的人来攻打，双方就在盆地东边的烽火台上打了几仗，好像是这个造反派的人赢了，结果势力越来越大。忽然有一天，一声爆炸，以为又武斗了，母亲赶紧关了院门，不让我们出去，巷道里有人喊：不是武斗，是炸药树了！等村人赶到寺后的土崖上，药树果然根部被炸药炸开，树干倒下去压塌了学校的后院墙。原来造反派每日有上百人在那里起灶做饭，没有了柴火，就炸了药树。

村里人都傻了眼，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去寺里和指挥部的人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一百斤柴火把树身保全下来。

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但树的断茬口不停地往出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说那是血水。

村人背地里都在起毒咒：炸药树要报应的！果不其然，三个月后，烽火台又武斗了一场，这个造反派的人死了三个，两个就是在药树下点炸药包的人，而“文革”结束后，清理阶级队伍，两个造反派的武斗总指挥都被枪毙了。

我离开村子的那年，村人把药树挖出来，解成了板，这些板做了桥板就架设在村前的丹江上。

楸树。高达二十米，叶子呈三角形，叶边有锯齿，花冠白色。楸树的木质并不坚实，有点像杨树。这棵树在刘新来家的屋后，但树却属于李书富家。刘新来家和李书富家是隔壁，但李书富家地势高，刘新来家地势低，屋后的阴沟里老是湿津津的，很少有人去过。楸树占的地方狭窄，就顺着涧根往高里长，枝叶高过了涧畔。刘家人丁不旺，几辈单传，到了刘新来手里，他在地工作，老婆和儿子在家，儿子就患了心脏病，一年四季嘴唇发青。阴阳先生说楸树吸了刘家精气，刘新来要求李书富能把楸树伐了，李书富不同意，刘新来说给你二百元钱把树伐了，李书富还是不同意。

刘新来的老婆带了儿子去了刘新来的单位，一去三年没有回来。那时候我和弟弟提了笼子拾柴火，就钻进刘家屋后砍涧壁上的荆棘，也砍过楸树根。楸树根像蛇一样爬在涧壁，砍一截下来，根就冒白水，很快颜色发黑，稠得像胶。我们隔院门缝往里看，院子里蒿草没了台阶，堂屋的门框上结个大蜘蛛网，如同挂了个筛子。

李书富在秋后打核桃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把脊梁跌断了，卧床了三年，临死前给老伴说：用楸树解板给我做棺材。他儿子在西安打工，探病回来就伐倒了楸树，伐楸树费老了劲，是一截一截锯断用绳吊着抬出来，解成了板。李书富一死，儿子却没有用楸树板给他爹做棺材，只是将家里一个老式板柜锯了腿，将爹装进去埋了。埋了爹，儿子又进城打工了，李书富的老伴还留在家，对人说：儿子在城里找了个对象，这些木板留着做结婚家具呀。我也要进城呀，但我必须给他爹过了百天，百天里这些木板也就干了。

百天过后，李书富的儿子果然回来接走了老娘，也拉走了楸木板，也在这一天，刘新来家的堂屋倒塌了。